

馬迪野著
唐虞世譯

法國革命史

第三卷

中華書局印行

第三卷

恐怖時代

法國革命史 目次

譯者序

第一卷 王位底傾覆（從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

序

第一章 舊制度底危機	一
第二章 貴族底反抗	一五
第三章 三級會議	二八
第四章 巴黎底叛亂	三八
第五章 各州底叛亂	四七
第六章 大宮尹辣斐葉特	五六
第七章 法國底改造	八一
第八章 財政問題	九六
第九章 宗教問題	一〇九
第十章 國王出奔	一一九

第十一章	戰爭	一三六
------	----	-----

第十二章	王位底傾覆	一五一
------	-------	-----

第二卷 季隆黨和山嶽黨（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至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

第一篇 立法會議底末運

第一章	巴黎公盟和立法會議	一六三
-----	-----------	-----

第二章	九月屠殺	一七七
-----	------	-----

第三章	選舉國約會議	一九〇
-----	--------	-----

第四章	瓦爾彌戰役底勝利	二一〇
-----	----------	-----

第二篇 季隆黨政府

第一章	三日休戰	二二一
-----	------	-----

第二章	向三巨頭進攻	二三二
-----	--------	-----

第三章	第三黨底形成	二四〇
-----	--------	-----

第四章	審判國王	二四七
-----	------	-----

第五章	財政和物價	二五九
-----	-------	-----

第六章	佔領自然疆界	二六八
-----	--------	-----

第七章	第一次列強同盟	二八二
-----	---------	-----

第八章 杜穆里耶底叛國……………二八九

第九章 汪德省暴動……………二九七

第十章 季隆黨底倒台……………三〇六

第二卷 恐怖時代（從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至共和二年熱月九日）

第一章 聯邦黨底叛亂……………三二一

第二章 大公安委員會底初期工作……………三三一

第三章 一七九三年八月的危機……………三四〇

第四章 赫伯爾黨底活動和恐怖底開始……………三五—

第五章 洪秋特和瓦迪尼兩役底勝利……………三六〇

第六章 革命政府底建立……………三六八

第七章 革命的司法……………三七八

第八章 外國人底陰謀……………三八八

第九章 寬容黨……………四〇九

第十章 從『不及』到『過火』……………四二一

第十一章 諸朋黨底滅亡……………四三三

第十二章 革命政府底改組……………四四六

第十三章 弗累呂斯戰役底勝利……………

四五六

第十四章 熱月政變……………

四六六

第四卷 熱月反動（從共和二年熱月九日至共和四年霧月五日）

序

第一章 公安委員會獨裁底終結……………

四九一

第二章 新寬容黨……………

五〇九

第三章 審判加里耶和封閉雅可賓俱樂部……………

五三一

第四章 巴褒甫、塔里安、弗勒隆及其『青年團』……………

五五三

第五章 召回季隆黨議員 馬拉屍灰遷出萬神廟……………

五七七

第六章 赦免汪德人和樹安人……………

六〇二

第七章 重開教堂……………

六二一

第八章 第一次饑餓暴動……………

六四〇

第九章 白色恐怖……………

六五九

第十章 共和三年牧月事變……………

六八〇

第十一章 吉伯隆戰役……………

六九八

第十二章 葡月暴動……………

七一七

附錄

法國革命的回顧

七四二

大事表

七六一

插圖目次

第一圖	自由神	首頁
第二圖	辣斐葉特	五七
第三圖	路易十六在發校	一三一
第四圖	羣衆侵入和攻陷推列里宮	一五七
第五圖	九月屠殺	一八一
第六圖	路易十六上斷頭台	二五九
第七圖	布里索	三〇九
第八圖	馬拉遇刺	三三五
第九圖	雅可賓俱樂部內外景	三五七
第十圖	羅伯斯庇爾	四六九
第十一圖	巴黎市	五六一
第十二圖	山嶽黨議員自殺	六九五

第十三圖

葡月事變

.....

七三七

第一章 聯邦黨的叛亂

六月二日革命，同八月十日革命一樣，首先是個愛國的革命。巴黎長褲人，得到各大城市長褲人底贊助，把季隆黨推翻了；推翻他們如同當初推翻王政一般，都是認為他們妨害了革命的衛國戰爭的。八月十日是個流血的革命，但六月二日的革命未曾損傷一個人。八月十日的人毫不躊躇地佔奪了整個市政權力。六月二日的人則相反，他們確定了他們有變更市政宮各機關之權以後，仍讓這些機關人員繼續辦公。他們的暴動委員會融解到省政機關和市政機關徵集的新兵裏面去了。合法的公盟，得了這委員會允准執行職權之後，便和緩它的行動，而且依舊與政府相聯繫。政府曾經支出必需的款項給予那三日內服務的國民自衛軍。有個歷史家帶點誇張說道：六月二日事件，與其說是暴動，毋寧說是政變。

此時局勢大異上年。八月十日，整個政府都更換了，同時市政局也更換了。這更換雖未能令革命權力滿意，立法會議和新市政局之間雖立即衝突起來，但市政局佔據了市政宮，至少保有了一種手段能夠不斷地向合法權力施行壓力。六月二日，暴動委員會差不多沒有抵抗便消滅了。大多數委員被安插在特為他們設立的一個機關裏面，即巴黎省底『監察委員會』，負有首都及近郊政治警察責任，受公安委員會指揮，而且由公安委員會供給經費。昨日的暴動者成了今日的警察。

八月十日，暴動直接達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國王被拘禁在大廟內了。六月二日則相反，暴動者祇得到一種部分的，不很可靠的勝利。季隆黨二十九個領袖，理論上說是被禁閉在自己家裏，每人有個憲兵看管着，但他們在城裏走來走去，接見賓客，擺設筵席。其中十二個第一天就逃走了，以後幾天又走了八個。其餘沒有走的人，並不以為他們是失敗了的。尼拉哲六月五日寫

了一封信，很驕傲地預先拒絕接受甚麼特赦，因為當時有特赦傳說；次日，衛戍也以命令口氣要求審判，而且拿斷頭台去恐嚇那些控告他們的人。

公安委員會當初在三天暴動之中祇曉得提出一些軟弱的妥協方案，如今似乎被增加的責任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它支付了暴動底費用，又安插了暴動領袖之後，便以為從此可以避免實行暴動綱領了。它還夢想叫那被命令逮捕的二十九個人復回國約會議去。六月五日，牠請巴希當日就把這些犯人底罪證呈報它，『否則它就要向國約會議宣布本無罪證存在了。』巴希自然不理它。公安委員會不明白，要阻止季隆黨走上叛亂道路，最好的方法還是堅決提醒他們莫輕忽愛國的義務，堅決拒絕重新考慮已成事實。它允許兩個被命令逮捕的部長克拉維葉和列布朗繼續行使職權。六月十三日克拉維爾才被德都內爾 (Desbournelles) 所代替，六月二十一日列布朗才被戴福格所代替。同時，好像要向穩健派保證一般，公安委員會又『免了山嶽黨所愛護的陸軍部長布學特之職，而代之以波哈納 (Beaubarnais)，不願羅伯斯庇爾底反對。波哈納是個貴族，他畢竟見機，不肯就職。所有這些任命，都蓋了『丹敦製造』之章。內政部長噶辣也是丹敦底護下的人，他告訴我們：丹敦贊成他向公安委員會的建議，即同失敗的一黨進行談判，以避免國內戰爭，在這談判中而且考慮了特赦問題。

六月六日，巴勒爾向國約會議作一長報告，其中提議解散各省公安委員會，這是杜穆里耶叛國之後組織起來的機關為執行徵兵法之用的，巴勒爾稱之為『暴亂和報復之工具』。他又提議立即改組巴黎國民自衛軍底司令部，免除司令韓里奧之職，恢復出版自由，遣送那些被扣押作質的議員回他們原省去。他說：『這點意見是丹敦頭一個提出的。』果然，第二天，丹敦贊同這個辦法，而且以沒有保留口氣演說贊美波爾鐸城公民。這個太靈巧的政策祇有鼓勵季隆黨底抵抗罷了，而且因此又在巴黎激起一種大騷動，很難平靜下去。六月六日，就有七十五個右派代表簽署一個抗議書，反對人們侵犯國約會議。好多簽

字的人立即離開巴黎，爲的幫助那些亡命的季隆黨去煽起各省暴動。國約會議不得不決議於六月十五日舉行一次點名，并恐嚇那些不到的議員，說要拿備補者代替他們。在巴黎，那些實行暴動的人則說人家欺騙他們。丹敦，六月四日在哥德里耶俱樂部受人攻擊，七日又在雅可賓俱樂部受人攻擊，攻擊得都很猛烈。羅伯斯庇爾確信，同季隆黨談判是浪費時間的。他想，國內戰爭既然避免不了，就應當積極去進行，應當使長褲人視這戰爭有關於自己的利益，而參加之。

暴動時，羅伯斯庇爾曾在他的筆記簿上寫了如下幾行字：『必須有個一致的意志，共和黨的也好，王黨的也好。如果是共和黨的意志，就應當有共和黨的部長，共和黨的報紙，共和黨的議員，共和黨的政府。內部的危險是從資產階級方面來的，爲要克服資產階級，必須聯合民衆。人家安排了一切，要使民衆受資產階級支配，要送那些保衛共和的人上斷頭台去。他們在馬賽、在波爾鐸、在里昂，都得勝了。若非此次暴動，他們也能在巴黎得勝的。這個暴動必須繼續下去直至救護共和的一切必需的步驟都被採納了爲止。民衆必須同國約會議聯合起來，國約會議必須借助於民衆。暴動必須照同一計劃一步一步展開去，長褲人必須支領薪餉，而且留在城市裏。必須拿武器給他們，激起他們憤怒，使得他們瞭解。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激發共和熱情。』

這個行動綱領，羅伯斯庇爾努力實行出來；他一件一件地迫得公安委員會和國約會議去做。

六月八日，他猛烈攻擊二日前巴勒爾提出的辦法，這些辦法本是丹敦所贊助的。他指示說：『反革命已經統治了馬賽、里昂、波爾鐸，反革命這種勝利還是在巴黎此次事變以前哩。免去韓里奧之職，改組他的司令部，這就是責斥六月二日暴動，這就是冒着激起新暴動之危險。解散各省公安委員會，這就是便利了貴族和解除了共和黨武裝。起初有些激烈的怨恨聲反對他的演說，但臨了人們鼓掌歡迎他。聖安德烈毫無保留地附和他，說道：『應當想一想，人們是可以藉口自由去殺害自由的。』列準

(Lejeune) 責公安委員會懦弱和盲目。巴勒爾和丹敦急忙退兵，自己出來要求暫緩實行他們提出的辦法。彌希列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中寫道：『要國約會議改變六月二日的決議，等於要它做出卑鄙的事情，要它承認它是屈服於恐懼、暴力之下的，要它取消了它那日所做的一切。』

當事實證明了羅伯斯庇爾底先見時候，當六月十三日人們聽到諾曼狄州各省暴動消息時候，當人們不得不設法去鎮壓暴動時候，丹敦便發表一篇演說熱烈讚美巴黎；由他提議，國約會議便宣布巴黎救了共和國。從這日起，右派就不敢作聲了；但公安委員會辦事的遲緩和躊躇畢竟讓季隆黨叛亂發展起來。

這個叛亂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而且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就發生了。五月二十四日，猶拉省邀請那些備補議員到布爾治地方去，在那裏成立一個代理國會。五月二十七日，安省也採取了這個辦法。里昂議員夏塞五月十五日寫信給他的朋友杜波斯特 (Dubost) 說道：『這是有關生命以及財產的事情。前進罷，鼓勵你的友人罷。』五月二十五日波爾鐸城內各區開大會，在會場上討論徵集軍隊向巴黎進攻之方案等等。

巴黎暴動消息不過加速和擴大一個早已開始的運動罷了。季隆黨領袖分配了各人擔負的任務。他們的歷史家克洛德·柏魯 (Claude Perroud) 說：『他們的逃亡乃是一個商定的計劃之結果，他們自己也承認的。』

布左逃回他的故鄉歐爾省去，向本省人宣布馬拉不久就要實行獨裁，以後還有新屠殺發生。六月七日，他使得本省決定徵集一枝四千人的軍隊。六月九日加爾瓦多省也跟着這樣做。加爾瓦多省逮捕了國約會議議員羅謨 (Romme) 和卜留 (瑪因省人)。這兩人是奉令籌劃海防以抵禦英國攻擊的。布列塔尼諸省、菲尼斯德省、伊爾與維爾省、北海濱省、摩比翰省、梅揚省、杜夏特爾 (Duchâtel)、邁韓 (Meilhan)、克衛列剛等人煽動起來，遂與歐爾省和加爾瓦多省聯合一致，同開大會，以

抵禦討伐。康城成了那受季隆黨支配的西部法國底首都費里克士·溫平是雪堡一帶海防軍司令，他帶了兩團騎兵贊助暴動。布列檀州新徵的三營很好的軍隊同他結合起來。當時有個與這三營兵并肩作戰的人，伏爾齊耶（Vautier），說這些兵士『并非那些襤褸的布列檀州人組成的，而是梭城、洛黎安城、布勒斯特城等地富家子弟組成的，他們都穿制服，衣料是細布，軍裝也都齊備。』

波爾鐸六月七日驅逐了國約會議派的巡視員伊松和達提瓜特；六月九日決議成立一校省軍，共一千二百人，并召集暴動各省代表會議，定於七月十六日在布爾治開會，又佔奪了海軍和殖民地經費共三十五萬披士托（piastres）；六月二十七日又驅逐了公安委員會特派來疏通的二個議員馬狄歐和特來哈德；最後六月三十日，由格蘭治訥夫起草寫了一信給我們的大軍司令顧斯丁，請他棄暗投明。但顧斯丁以愛國大義教訓格蘭治訥夫一頓。

暴動有一時普遍於整個南部。都魯士城釋放了王黨，而拿馬拉黨填塞了牢獄。這城成立了一枝一千人的軍隊。臨斯城封閉了俱樂部，解除了馬拉黨底武裝，把他們監禁起來，聖愛田人辣波就是逃奔此城的。馬賽早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暴動了，它扣留了到意大利軍去的六千名兵，且與南部諸城相聯絡。

杜倫於七月十二日暴動，反對國約會議派的巡視員彼得·貝爾（Pierre Bayle）和波衛（Beauvais）。這二人起初被追手持蠟燭向公衆謝罪，隨後被監禁在拉馬爾克要塞（Fort Lamalgue）。海軍上將托羅果夫（Trogoff）和蕭士格羅（Chaussegros）都附和暴動。科爾斯省（la Corse）被保里（Paoli）煽動起來，五月中旬就選出了一個非常政府。法國人底權力祇能在巴士提亞（Bastia）和幾個海口支持着。

南部暴動同里昂城暴動有密切關係，里昂城暴動又與東部和中部暴動有關係。里昂季隆黨不理會羅勃爾·林德從巴

黎帶來的妥協方案，把一切有同情山嶽黨嫌疑的人都監禁起來了。城裏有幾區，雅可賓派工人人數頗多，季隆黨想拿恐怖手段打擊他們，便把他們的領袖夏利葉判決死刑，於七月十六日執行。里昂軍隊不久就交給蒲勒西伯爵（comte de Précy）指揮了，這位伯爵曾出亡外國。

六月中旬，大約有六十個省份或明或暗暴動起來。幸而靠近邊疆的省份仍舊忠於國約會議。其實，這暴動範圍雖廣，却不深入。它主要是富人佔多數的省政機關和縣政機關底工作。鄉政機關更平民化一點，對這暴動一般是冷淡的或仇視的。暴動政權發出的徵兵命令遭遇着種種大困難。工人和匠人不很願意替富人犧牲生命，富人并未曾做出甚麼事情去改善他們的生活。無論議員尚朋和里東如何號召，波爾鐸人祇能成立一枝四千人的軍隊。七月七日溫平在康城檢閱國民自衛軍，要其中的人出來當義勇軍時，祇有十七人應召。

但不僅民衆冷視或仇視聯邦黨暴動而已，暴動領袖自己，不管話說得如何響亮，對於他們的事業也是沒有信心的；他們中間而且一早就起分化了。

其中真誠的共和黨人不曾不顧慮到外國侵略和汪德反動的，這顧慮便癱瘓了他們。其中有野心的分子，一見民衆拒絕他們，便想在費揚黨甚至貴族之中找尋靠山。在康城，費里克斯·溫平就向季隆黨議員建議，向英國乞師。溫平本是公認的王黨，一七九二年九月間狄翁維爾城被圍時，他曾與敵國暗通聲氣。議員們拒絕了他的建議，但仍讓他指揮軍隊。他的參謀長是悲賽伯爵（comte de Puyssaye），後來暴動失敗之後，這人就逃到汪德人那裏去，同去的還有加爾瓦多省督察官，年輕的布貢·龍格勒（Bougon-Longrais），他是夏綠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底朋友。

在里昂，蒲勒西派了阿德騎士（chevalier d'Arthes）到瑞士去，向伯納州人和撒丁國人乞師。約瑟·德·邁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當時在日內瓦主持撒丁國王屬下的間諜工作，八月四日他允許阿德騎士將在阿爾卑山方面擾亂一下，這擾亂果然實行了。但里昂王黨隱藏着他們的旗幟，他們不敢奉路易十七爲王，如杜倫人所做的。

國約會議初時雖無先見之明，後來實行討伐時却表現了強硬和靈活。反叛的季隆黨領袖都受控訴了，暴動的省政機關都被免職了，歐爾省首城從愛弗累遷到貝爾納去，設立伏克呂斯省 (Vaucluse) 以分離阿維農和馬賽兩城底利害關係，又從龍與洛亞省分出洛亞省，爲了使聖愛田城和里昂城相對立。

國約會議很細心地分別渠魁和脅從。由羅勃爾·林德提議，國約會議給予那些反叛的省政機關以三日期限，容許悔過。這是拆散暴動的巧妙手段。六月十四日被免職的松護省負責人員親來解釋，公安委員會六月十七日把他們放走了，沒有處罰他們。聖菊斯特負責報告那些『奉命逮捕』的議員底罪狀，他表示一種明顯的寬宏。他在七月八日說道：『所有被捕的人并非個個有罪，其中大多數不過是誤入歧途罷了。』他把他們分做三類：九個叛國犯（巴巴魯、別哥因、比羅託、布左、哥沙士、蘭最納、魯衛、貝雷戎和薩爾），五個從犯（嘴地安、珍森納、嘉蝶、摩爾伏特、衛虐），和十四個誤入歧途者，他提議恢復這十四人議員資格。這個寬宏是爲了挽回動搖的輿論的。

但山嶽黨尤其明白必須聯合民衆，依照羅伯斯庇爾計劃，給予民衆要求以實際的滿足。爲此目的，山嶽黨提出三件大法：一是六月三日通過的關於變賣出亡者田地方法的法律；這些田地分成小塊，貧窮的購買者可以在十年之內付款。二是六月十日通過的關於分配鄉村公地方法的法律：依照居民人數平均分配；這種田地總共有八百萬『亞坪』 (arpents)，值六萬萬利華。三是七月十七日通過的法律，這法律完成了封建制底毀滅，即毫不賠償取消了有原始契約可據的權利和租金。最後的封建契券都須毀滅的，爲了防止那些被剝奪了產權的地主有一日能提出其要求。如此，在農民看來，季隆黨之倒台就等

於確定享有土地了。

六月八日有個命令增加官吏底薪俸。爲了消除中等階級對於十萬萬利華強迫公債之恐懼，由於羅伯斯庇爾提議，六月二十三日又有一個命令，允許已婚者每年收入在一萬利華以下的，未婚者每年收入在六千利華以下的，都不必購買公債。這是適宜的手段，去分化和拆散季隆黨，因爲這黨大部分是生活相當寬裕的人組成的，示恩於他們，就拉攏了他們。

這個精神上的進攻集大成於迅速通過的一部很自由的憲法，這是回答季隆黨關於獨裁之控告的。當初康多塞起草的憲法規定內閣由人民選舉，離開國會而獨立，以此增加了行政權底力量；如今赫羅·德·塞雪爾起草的山嶽黨憲法則確定了部長服從於國會。這憲法取消了康多塞尚保存的那種兩級選舉制，規定國會議員選舉不用那種很複雜的名單法，而憑直接的普遍的選舉，以絕對多數爲標準。

惟有地方行政機關仍舊由選舉會選舉，此外選舉會又呈送國會一個八十三人名單，由國會在其中選任二十四個部長。最後，山嶽黨憲法還允許實行普及教育，保證生存權，規定宣戰須先徵求全國民意。這憲法付民衆表決之時，贊成者有一八一九一八票，反對者祇有一七六一〇票。但投贊成票者中有十萬人以上附有聯邦黨條件，即要求釋放二十二人和十二人，即那些被捕的議員，取消他們被捕後通過的法律，召集新國會，召回巡視議員，廢除麥子限價等。各處民衆表決，季隆黨都是失敗的，但至七月十日任命的二屆公安委員會底下，這黨才完全失敗了。諸曼狄州的暴動者，在悲憤指揮之下向巴黎進發，七月十三日遇着巴黎一隊義勇兵，就在維爾農附近布勒古地方被幾聲大砲轟散了。羅勃爾·林德被派到康城去，他把討伐手段減少至最低限度，就很快綏靖了全境。

波爾鐸抵抗得更長久些。伊薩波 (Ysabeau) 和塔里安兩人八月十九日進過一次城，但不得不退避於拉·勒奧 (La

Réole) 這個雅可賓城。但是波爾鐸城中那些長褲人市區被巡視員煽動起來，遂於九月十八日推翻了季隆黨底市政局，而開始懲伐。

東南部有個時候是很危險的，馬賽和臨斯底暴動勢力幾乎要同里昂底暴動勢力相聯合起來。臨斯人前進到了聖神橋 (pont-Saint-Espirit)，馬賽人在一個舊軍官維爾內夫·都勒特 (Villeneuve-Tourrette) 指揮之下，渡過了杜蘭斯河 (la Durance)，佔領了阿維農，直達奧蘭治 (Orange)。但突龍省始終忠於山嶽黨。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阿德煦省、嘉德省和龍河口省共四十二個民衆團體在瓦梭斯城開大會，組織抵抗。大會靈魂是克洛德·拜揚 (Claude Payan)。嘉托 (Carteaux) 遂有時間帶了一枝阿爾卑軍趕來，邦那帕爾 (Bonaparte) 就是在這枝軍隊服役的。*他奪回了聖神橋，隔斷了馬賽軍和臨斯軍，把馬賽軍趕回南方去。七月二十七日他進了阿維農，八月二十五日他進了馬賽，恰恰來得及阻止馬賽城落於英國兵之手，這英國兵是維爾內夫·都勒特請來的。但是二日之後英國兵得到托羅果夫和蕭士格羅底邀請，就開進杜倫去了；這二人把我們的最好的艦隊送給英國人，奪回杜倫，需要一個長久的圍攻，直至十二月底才攻下。

里昂孤立了。猶拉省和安省，本可以援救它，但很快被國約會議議員巴薩爾 (Bassal) 和聖德斯人噶尼葉 (Garnier) 壓平了。這兩人在果鐸省和都卜士省徵集了一枝二千五百人小軍隊。但里昂比波爾鐸更能抵抗些。它不畏懼杜拔·克蘭塞於八月二十二日開始的砲轟。里昂仍舊可以自由同福勒志區域 (le Forez) 交通。直至九月十七日，庫通邁涅 (Maignet) 和夏托納夫·蘭敦 (Châteauneuf-Randon) 調了康塔爾省、阿衛隆省、悲德洞省和上洛爾省國民自衛軍到這叛城城下來，才完全合圍了。里昂一直抵抗至十月九日。蒲勒西居然能够帶着少數人逃往瑞士去。懲罰是很可怕的。

*譯者按，邦那帕爾是拿破崙底姓。